

## 青灯有味似儿时

文 / 郭光文

“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我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陆游在《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中，以自嘲笔法道尽对读书学习的挚爱，纵使年老体衰，书籍带来的乐趣仍如儿时般纯粹。这份真情，恰恰道出古今老者读书学习的心境。

读书学习是老年人“老有所为”的推进器。春秋时期著名乐师师旷力主终身读书学习时说：“活到老，学到老。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其言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学习作了恰切的比喻，强调了老年人读书学习的重要。古今中外，一切有志于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大都是以刻苦学习和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对待自己的老年。他们既不因光阴虚掷、岁月蹉跎而时乖命蹇、怨天尤人，也不为岁月苦少、桑榆已晚而沉沦潦倒、及时行乐。苏秦晚年用锥刺股驱散睡意苦读，终成六国宰相；孔丘68岁返鲁编《六经》；王充年逾花甲著《论衡》；吴承恩年近八旬完成《西游记》；齐白石65岁时成为画坛宗师；爱迪生81岁时仍获得专利。这些老年人的成就，固然离不开他们少壮时的努力，但无一不是得益于晚年孜孜不倦的读书学习。

读书学习是老年人身心愉悦的“保健品”。西汉文学家、经学家刘向在论及读书学习时入木三分地指出：“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读书学习好比服良药，能够治愈心灵愚昧，可见老年人通过读书学习可保持心智清明敏锐，丰富晚年生活。1937年出生的冯忆难女士，退休前是江苏省南通市委农工部的高级工程师，因遗憾未上大学，她1988年参加自考，后因身体原因中断。2009年，72岁的她重拾自考，16年参加了97场考试，通过44门课程，获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专科、南京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和南京工业大学工程管理专业本科三张毕业证书，成为江苏省自考毕业年龄最大的考生。她坦言：“个人年龄只是数字，读书学习永无止境。”对她而言，读书学习不仅是功利回报，更是对精神世界的拓荒与生命价值的重塑。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人到老年后生理器官衰退这一客观事实，但读书学习与适度活动能促进身心健康。老年学研究专家发现，学习与身心健康、延年益寿关联密切，读书学习涉及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全身活动。医学专家认为，大脑工作开始越早、持续越久，脑细胞的老化越慢，反之衰老越快。美国老年问题研究专家梅耶斯谈及学习、工作与健康的不关系时强调：“人生须有抱负，即使到了60岁，也要立下志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丢掉‘风烛残年’和‘岁月无多’的包袱。”据相关报道，国外学者对16世纪以来欧美400位杰出人物的寿命研究显示，发明家平均寿命97岁，数学家76岁，印证大脑常使用可保健康、延缓衰老。可见，称读书学习为老年人促进身心愉悦的最佳“保健品”，毫不夸张。

读书学习是老年人“与时俱进”的路线图。宋朝书法家黄庭坚曾感叹：“士大夫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一感悟在信息爆炸依然深刻。对于老年人而言，若想消除代际鸿沟，读书学习无疑是最佳路径。不学习则知识易老，常学习则精神常新。而“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等流传千古的名言佳句，说的正是此理。

陆游诗云“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愿天下老者，皆能在书香中续写华章。

## 最后的吹糖人

文 / 王国梁

在家乡的庙会上，我竟看到了吹糖人。

我有二十多年没见过吹糖人了。这些年我很少逛庙会，也没再见过这行当，原以为它早已消失。这位艺人约莫七十岁，脸上刻满沧桑。喧嚣沸腾的乡村庙会上，他的摊位缩在角落，毫不起眼。我在一旁驻足许久，没见他做成一单生意。如今孩子们的玩具和美食太多，谁会为了一个小小的糖人停下来？

记得小时候，吹糖人简直是个神奇的存在。那时逛庙会，我常常守在摊前一看就是小半天。摊位上有一口铜锅，锅里熬着金黄的糖稀，那琥珀般的色泽亮晶晶的，散发的甜味总逗得我流口水——听说那是麦芽糖。吹糖人有双巧手，从锅里舀出一勺糖稀在手中揉搓，待糖稀变得柔韧可塑，搓成球形便开始吹制。他轻轻一吹，手中的球形糖团就膨胀起来，化作十二生肖的模样，个个都活灵活现：小老鼠耳朵尖尾巴长，老黄牛憨态可掬，大老虎威风凛凛，小兔子长耳灵动……有一次，我从中午看到了天擦黑，直到人家收摊才舍得走。那时我觉得，吹糖人像天上神仙，手上有种能“点糖成金”的神秘力量，吹口“仙气”能幻化出万千模样。当年，吹糖人的生意特别好，双手不停变出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带给孩子们太多欢乐。有的孩子舍不得吃，无比珍惜地拿在手里。吹糖人见了，总会笑咪咪的，满脸成就感。

多年过去，生活早已翻天覆地。我们小时候钟情的东西，很多都消失了。如今望着眼前的吹糖人艺人，我忽然好奇：这般年纪，为何还来庙会上吹糖人？攀谈后，我了解到，老人年轻时靠这手艺养家，当年走街串巷、赶集上庙，全凭手艺糊口。如今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不错的生活。他来庙会上并非为了赚钱，只是为“凑个热闹，图个乐子”。他说最喜欢庙会上的气氛，让他想起年轻时的日子。老人沧桑的脸上流露出欢喜的笑容，连皱纹都透着笑意。聊得兴头上，他便随手吹了个糖人。他的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特别娴熟的样子。他把手中胖胖的小猪递给我说：“怎么样，我的手艺还行吧？”我笑着回应他“技艺精湛”，他听了哈哈大笑，忽然又叹口气说：“唉，现在这手艺失传了！”

偌大的庙会上，吹糖人仿佛游离在热闹之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仿佛是一位英勇的战士，拼尽全力坚持着。我觉得他是最后的吹糖人艺人。其实他的手艺或许并不见得多精湛，不过是做一些简单的小东西，凭着手熟而游刃有余。但他对这份手艺的热爱，溢于言表。

这让我忽然想到自己。最近AI火爆，很多人说它会淘汰99%的写作者。我写作多年，面对科技发展，看到AI几秒钟生成的文章，心中不免迷茫：我会被淘汰吗？有人说不会被AI淘汰的1%是极有天赋的作者。可世上有多少天赋型作者？大部分人都是靠着热爱和勤奋，在文字世界坚守。不知道我会不会像那位最后的吹糖人，继续用勤奋编织梦想，将热爱进行到底。

## “梅”心赤诚

文 / 王梓晓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代诗人林逋笔下的梅花，总带着几分孤高清逸的韵致。那日，我漫翻书卷，《梅花魂》这篇文章撞入眼帘，仿佛寒夜里的一缕梅香，牵引我走近那段浸透着家国情怀的文字里。

文章篇幅虽短，字里行间却藏着千斤重的情感。“外祖父”的五桩往事，不是零散的片段，而是一瓣瓣拼凑出“梅花魂”的真意。他读“独在异乡为异客”时老泪纵横，不是寻常的感伤——那颤抖的声线里，是故园山水在记忆里的褶皱痕迹，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乡愁难寄。他视那幅墨梅图如性命，不允许孩子们轻慢，并不是吝啬一幅丹青，而是守护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梅枝的铁骨，是不能弯曲的脊梁；花瓣的清冽，是不染尘埃的气节。

最动人的，是临别时那一方血梅手绢。船笛催发的时刻，外祖父颤抖着将手绢塞进“我”手中，红得像火的梅朵，印在素白的绢上，也印在了一个孩子懵懂的心上。那时的“我”或许不懂，为什么一幅画、一方绢，会让垂暮的老人泪落如雨。后来才懂得，那不是普通的礼物，是漂泊异乡的华侨，把毕生珍藏的“根”，郑重托付给后代。墨梅图留在故园，是对故土的守望；手绢带向远方，是让民族的骨血，在异国他乡也能扎根生长。

梅花在中国的精神图谱里，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坚守，是“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的刚柔相济。外祖父守护的正是这份刻在民族基因里的品格。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从不缺如梅般的人：屈原被流放而赋《离骚》，以香草美人明志，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孤洁；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归国，用学识筑牢国防，是“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赤诚。他们的境遇各异，却都揣着一颗“梅心”——越是风雪交加，越要站成风骨的模样。

合上书页时，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我的案头。我也忽然懂得，外祖父的“梅花魂”从不是封存在旧时光里的故事。



AI制图

当我们在学业中遇挫不馁，是梅的“凌寒独自开”；当我们面对诱惑坚守本心，是梅的“清极不知寒”；当我们为家国进步矢志前行，是梅的“香自苦寒来”。

那一方血梅手绢，早已从“外祖父”的掌心，传到了每个中国人的生命里。

可见，梅花魂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外祖父”颤抖的手指，是墨梅图上的每一道笔触，是历史长河里永不褪色的赤诚。我们捧着这份精神手绢，既要让梅的清芬染透岁月，更要让梅的风骨，在新时代的土壤里，开出更蓬勃的花。